



马鬃山滑雪场:拽着马鬃飞翔

●犁夫



■许婷 摄

这山的名字,起得实在好。当地老人说,古时候有神骏自天而降,踏地成山,它那飞扬的鬃毛化作了如今这岭上嶙峋的走势。尤其是在冬日的晨光里远眺,那一脉青灰色的山脊,覆上新雪,果真像一匹巨马颈后那排凌风而立的,桀骜不驯的长鬃,以一种凝固的动势,刺向北方高远而坚硬的蓝天。我今日来,便是要寻那传说中的鬃毛,不是用眼看,是要用身体去触碰,去攀爬,在这片被严寒淬炼得筋骨分明的天地间,借它的势,飞上一程。

车子驶出呼和浩特市区不过三十分钟,城市的温吞与平缓便被远远抛在身后。沿着110国道,视野骤然拉开,像一卷无尽的地毯在轮下铺展,尽头处,便是那匹已然醒来的“巨马”——马鬃山。它沉默地卧在那里,山体上人工开凿出的雪道,犹如用巨梳梳理过的银色鬃毛,条理分明,闪烁着冷光的光。那便是马鬃山滑雪场了,一个规划了二点七八平方公里疆域的冰雪王国。数字是抽象的,可当这庞然的实体横陈于眼前,与苍茫的原野相对时,心里泛起的,却是一种近乎原始的、对于速度与高度的渴慕。

踏入雪具大厅,暖意和声浪一同涌来。这里是一个被精心编排过的、奔赴冰雪的前奏。人们,无论老少,都裹在色彩鲜亮的滑雪服里,脸上带着一种共通的、跃跃欲试的明亮神情。领取雪板、雪鞋的过程,有一种仪式般的庄重。那修长的滑雪板,光洁的板底映着顶灯,像等待出鞘的剑,沉默而锐利;沉重的雪鞋套上双脚,每一步都变得笨拙而踏实,仿佛提前适应着另一种不同于日常行走的、与大地角力的法则。这臃肿的装扮,并非束缚,反倒像战士披甲,是一种对即将到来的驰骋的确信与许诺。

我选择了那条蜿蜒最长的中级道作为起点。站在缓缓上升的“魔毯”上,如同被一股温和的、不容抗拒的力量托举着,溯向马背。城市与村镇的轮廓在脚下渐渐模糊、摊平,化作一片疏淡的背景。土默川平原在冬日的薄暮下显得格外辽阔而寂寥,一种大地沉眠般的宁静。唯有风,随着高度攀升而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容。它不再是地面和煦的流动,而是有了分量,有了声音,有了棱角。它从山的垭口无遮无拦地冲撞过来,掠过雪坡,发出持续不断的、低沉的呼啸,灌进衣

袖、领口,带着荒野最纯粹、最凛冽的呼吸。这风,便是马鬃掠起的风了。我深吸一口,那寒气直贯肺腑,却也将胸中浊气涤荡一空,只留下一片冰晶般的清明。

立于雪道顶端,脚下是倾泻而下的、望不见尽头的银白坡面,压雪车轧出的纹路,像巨兽新褪的皮纹,整齐而富有张力。一瞬间,世界仿佛只剩下三种东西:山、雪、和我。心跳在耳鼓里放大,咚咚地敲着。这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高度的专注,一种身体所有感官被唤醒、绷紧的临战状态。微微屈膝,身体前倾,雪杖向两侧雪地轻轻一点,开始了。

起初是谨慎的试探,雪板刃切割着压实的雪面,发出唰唰的、令人愉悦的摩擦声,像是骏马起跑前清脆的蹄音。很快,地心引力接管了一切。速度是自己生长起来的。你只需给出一个初始的应允,它便像滚雪球般膨胀、加速。风迎面扑来的力量骤然变得凶猛,在耳畔轰鸣成一片连绵的、压倒性的巨响,盖过了心跳,盖过了呼吸,盖过了这一切杂念。两旁被推雪机塑造成的雪墙,原本是清晰的、有着柔和弧线的实体,此刻在急速的倒退中,融化成两道流动的、白色的虚影。

身体,在这时不再是平日那个迟缓的躯壳。它成了一组精密的、高度协调的感应与执行系统。膝盖是天然的、最灵敏的减震器,随着雪道的每一点细微起伏而自如地伸缩、缓冲;腰胯是控制方向与平衡的核心,每一次微微的拧转,都通过骨骼与肌肉,精准地传递到脚下的雪板;脚踝则紧紧锁住靴子,感受着板刃咬入雪中那一刻扎实而富有弹性的反馈。这不是简单的滑降,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、细腻的对话。雪道用它永恒的坡度发出邀请,而我,用身体的倾斜、重心的转移,板刃的角度来应答。

每一次转弯,都是一次小小的释放与征服。入弯前,速度积累到令人微微心悸的程度,看准时机,身体果断地向一侧压去,雪板跟随着意志,划出一道坚决的弧线。板刃深深切入雪中,你能感到那股结实、饱满的阻力,随之而来的,是一股柔韧而强大的推力,将你轻盈地、几乎是弹射般地送往另一个方向。就在那阻力与推力转换的瞬间,离心力将你向外甩去,而身体核心的力量又稳稳地将你拉回。这一甩一拉之间,有种美妙

的、失衡边缘的掌控感。雪花被板尾扫起,在身后扬成一蓬蓬晶莹的雾,在阳光下短暂地闪耀,随即消散在风中。

此刻,我不再是一个驾驭滑板的人。我仿佛贴伏在一匹通体雪白、肌肉滚烫的良驹背上。双手虚握的雪杖,便是它飞扬的鬃毛;耳畔呼啸的风,是它奔腾的鼻息;而脚下传来的每一次震动与反馈,都是它充满生命力的脉搏。我不再“控制”它,而是“顺应”它,感知它每一块肌肉的颤动,预判它每一次纵跃的意图。我们在共舞,以这倾斜的山坡为舞台,以无际的苍穹为幕布。恐惧早已被速度碾碎,抛在身后的雪尘里;思虑也停滞了,大脑一片空白,唯有身体在极度专注中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自由。那自由,是挣脱了日常地心引力的自由,是心灵追上身体速度的自由,是在一片皓白与苍蓝之间,成为一道疾驰的影子的自由。

滑至中段,一处开阔的缓坡,我停了下来。胸膛剧烈地起伏着,吸入的空气冰冷而干冽。回头望去,自己滑过的轨迹,在庞大的雪坡上划出一道连续、流畅的巨大“S”,像用光洁的银线在素丝上绣出的狂草,那是我刚刚写就的,转瞬即逝的签名。不远处,高级道的人口处,黑色的菱形标志森然矗立。那是另一重境界。坡度陡得近乎狰狞,雪面似乎也反射着更冷硬的光。几个身影,如鹰隼般从崖口跃下,瞬间变成极速缩小的黑点,沿着那令人心悸的垂直落差坠降、弹跳,刻出凌厉的之字形。每一次转弯都险之又险,每一次腾空都牵动着观者的神经。那才是真正的驭手,在拽着这匹烈马最粗硬、最狂野的那几根鬃毛,进行着一场与重力法则的、令人屏息的角力与嬉戏。相较之下,我方才的驰骋,不过是与一匹温驯的良驹,进行了一场酣畅的并辔而行。但这份酣畅,于我,已然足够。

日光渐渐变得醇厚,给西边的雪脊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边。日场的喧嚣即将落幕,而夜的另一种魔法,正悄然酝酿。我没有离开,决心等待那被灯光与火焰重新定义的马鬃山。

天色,像一滴浓墨在清水里洇染,一层深过一层,终于彻底吞没了山的轮廓。就在那一刹那,“唰”的一声,雪道两侧的灯带同时亮起。不是都市霓虹那种炫耀的、变幻的光,而是一条条

温暖的、橙黄色的光链,沿着山体的脉络,稳稳地嵌入沉沉的黑暗里。整座马鬃山,顿时化为一匹佩戴着璀璨鞍具的、静静蛰伏的发光巨兽,神秘而庄严。

夜的滑雪,是全然不同的梦境。白昼里那种一览无余的清晰感消失了。灯光照亮的雪道,像一条幽蓝的、悬浮在虚空中的银河,引领你通向未知。世界被简化了,简化成眼前这一条光的河流,以及自己在河面上滑行的、孤寂的倒影。速度感变得朦胧而绵长,风也似乎温柔了许多,耳边只有雪板摩擦雪面那单调而催眠的“沙沙”声,规律得如同一种冥想的心跳。

忽然,寂静被打破了。悠扬的马头琴声混着现代感的电子节奏,从山谷的音响中流淌出来。紧接着,“唰”的一声巨响,第一朵烟花在滑雪场上空炸裂,金丝银线,绚烂地撕开了天鹅绒般的夜幕。不是一朵,是一丛,一串,一片!红的牡丹,绿的垂柳,紫的瀑布,金色的麦穗……它们就在头顶不远处轰然绽放,流光倾泻,仿佛天穹破裂,泄露了神话宝库的一角。光芒照亮了雪花,照亮了滑雪者仰起的惊羡的脸庞,也照亮了他们身后扬起的、晶莹的雪尘。那些滑行的身影,此刻成了黑色剪影,在光怪陆离的天幕下,划出一道道交织的、欢快的轨迹。此刻,人工的绚烂与自然的沉雄,现代的光影与古老的传说,竟达成了如此奇妙的和解。我们拽着这匹“马”的鬃毛,不仅在白日的天光下飞翔,更闯入了这光与火交织的、迷离的童话里,完成了一次对庸常夜晚最浪漫的逃离。

最后一趟滑降结束,卸下沉重的雪具,双脚重新踏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,竟有种恍如隔世的飘浮感。肌肉传来阵阵酸软的、愉悦的疲惫,那是被充分使用后的诚实反馈。颊上的皮肤被寒风与激情灼得微微发烫。我登上那处名为“天空之眼”的观景台,做最后的告别。夜风如冰河之水冲刷着身体。脚下,雪场的灯火缩成一片温暖、跃动的光池,嵌在无边的黑暗大地之上;抬头,是城市中绝难窥见的、璀璨到令人失语的浩瀚星河。

在这极致的寒冷与极致的壮丽中,我忽然彻悟了“拽着马鬃飞翔”的全部真意。那飞翔,绝非仅是物理位移的快感。那是当你将血肉之躯完全交付给这庞大的山体,以专注为缰,以勇气为鞭,去呼应它亿万年的沉默与力量时,所达成的一场短暂的“共谋”。你窃取了一分山的势能,化作御风的翅膀;它则通过你流畅的轨迹,证明了那古老鬃毛中永不凝固的动能与诗情。我们这些从规整的格子间与喧嚣的市声中逃逸出来的现代灵魂,在此寻求的,或许正是这种与洪荒之力重新连接的古老记忆。马鬃山,这匹由传说孕育、用岩石与白雪塑身的巨马,它从未离去。它始终矗立在这里,成为大地上一处永恒的悸动。它以绵延的雪道为新的鬃毛,年复一年,等待着每一个心怀野性的人,走上来,伸出手,攥紧那把冰与火交织的鬃毛,在它耳边轻问:

“这次,我们飞向何方?”

回程的车在黑暗中无声疾驰。马鬃山巨大的影廓早已融入夜幕,无法分辨。我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。身体深处,那股因高速滑降而产生的、微微的震颤与漂浮感,仍未平息,仿佛某种余韵,某种烙印。指尖似乎还能忆起那无形“鬃毛”在风中的振动频率。我知道,那匹马的影子,它的一缕精魂,已乘着今夜最凛冽的那阵风,悄然潜入我的血脉之中。从此,在某个平淡的、被案牍困住的午后,或是一个窒闷的、无梦的深夜,只需一个念头的微光——

我便能再度听见,那来自北方原野的,苍凉而嘹亮的嘶鸣。那是呼唤,也是承诺。呼唤着下一次,更纵情的,拽紧鬃毛的,飞翔。



乌兰牧骑的怀恋

●李世明

我的青春,
曾献给我最神圣的事业
——乌兰牧骑。

我的热爱,我的眷恋,我的情结,
依旧是乌兰牧骑。

乌兰牧骑孕育了我的信仰,
乌兰牧骑给我坚定的理想。

理想信念凝聚成5个大字:
为人民服务。

人近暮年,
本该心静如水,百事淡泊,
陪陪老伴,呵护儿孙,
尽享天伦之乐。

但是,只要提及乌兰牧骑,
我那颗平静的心,就猛然激动,
全身的热血,澎湃而起,
禁不住引吭高歌。

乌兰牧骑,给我一颗年轻的心,
乌兰牧骑,给我一团炽热的火,
乌兰牧骑,
让我经历过草原的风霜雪雨,
乌兰牧骑,
让我尝遍农村牧区的炊烟饭香。

一面红旗,
一辆马车,
一队男女,
一路欢歌,
深入草原,
走遍乡间,
把党的温暖,
把文化艺术,
送到农村牧区,
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。
架起了党与人民情感的桥梁。

我曾记得,无数个阿妈,将我迎进蒙古包,捧着奶茶一再说,孩子们辛苦啦,话罢,热泪盈眶;
我曾记得无数个阿爸骑着骏马,风驰电掣,十里相迎,远远高喊:
赛白努,欢迎你们啊,草原上的百灵鸟!

海的尽头是草原,
草原尽头是天边。

乌兰牧骑对人民的爱,深似大海,
乌兰牧骑对人民的眷恋,
情至天边。

北京怀仁堂,乌兰牧骑挥着红旗高歌:
我们是文艺轻骑兵,
走遍农村和牧区。
哪里需要就到哪里,
唱歌跳舞演幻灯,演幻灯。

于是乎,1965年,乌兰牧骑去全国巡演。
于是乎,乌兰牧骑精神传遍天下,
妇孺皆晓!

60年弹指一挥间,
60年祖国没有忘记,
乌兰牧骑。
新时代,新征程!

乌兰牧骑,赓续文脉!
乌兰牧骑,永久怀念!

我爱你,乌兰牧骑!

为纪念乌兰牧骑全国巡演60周年
献词



雪落春泥,念起无声

●张文杰

我向来以为自己的文字功底尚可,写一篇悼念母亲的文章并非难事。然而母亲去世已三年,我却迟迟未能提笔。我深知,这并非才力不济,而是怯懦使然——我怕笔尖一落,那些压在岁月深处的思念便会决堤,将我卷入无边的哀恸。

一场初雪迎来了母亲三周年祭日。我们兄妹五人跪在父母坟头,喜鹊在附近几棵歪斜枯瘦的白杨枝头鸣叫。一阵风裹挟着雪屑吹来,掀起忽明忽灭的灰屑,那一刻我恍然醒悟:或许将这份思念诉诸笔端,才是与母亲的温柔对话,才能让这颗沉甸甸的心寻得一丝安宁。

母亲的一生,是被苦难浸透的一生。我姥爷是在山西偏关娶妻成家的,有了两个儿子后,因生活极度困难,被迫迁徙到内蒙古一个叫白石头沟的地方,村子前后被大山夹着,形状像一个不太匀称的蚕豆荚,偏僻而落后。走西口后,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观。

母亲在土窑里生长长大,没上过一天学,刚过二十岁便嫁到十几里外的另一个山村,当时村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。

但她仿佛天生带着烛火,执意要照亮儿女的前路。即便家里穷得土炕无席、等米下锅,她也坚持让孩子读书。大哥顺利读完高中,成了化肥厂工人。可二哥刚读到初二就想辍学,有一天擅自决定不去学校了。一向慈祥

的母亲顿时勃然大怒,举起沾满煤灰的火铲,一下、两下……重重打在二哥身上。她打在儿身,疼在心里,说话都带着颤音。可二哥主意已定,再没踏进校门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他是为了缓解家里的窘迫才辍学的。后来他总是“不后悔”,但我知道,母亲为此愧疚了大半辈子。

二哥辍学后,母亲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从小学三年级起,我就在四五里外的学校走读。冬季中午不回家,每天自带干粮。那时家里主食唯有莜面,她却能翻着花样做——今天是筋道的饸饹,明天是整齐的窝窝,后天是加了土豆的傀儡。她还独创了“椽头子饼”,把莜面搓成圆柱切片干烙,酥脆可口,我美其名曰“莜面饼干”。如今回想,舌尖仿佛还能泛起那焦香,暖得人眼眶发酸。

我终于没辜负父母的苦心,成为村里第一个考进大专院校的人,圆了母亲的梦想。

常言道“多子多福”,可我们出生后,母亲却病痛交加。父亲虽身强体壮,但七口之家的负担沉重,有时连温饱都难以保证。母亲积劳成疾,得了俗称“鼓症”的顽疾,腹部冷胀疼痛。那些年,父亲赶着马车带母亲求医问药,已成为乡亲们熟悉又怜悯的景象。家里常年弥漫中药的怪味,混杂着父亲抽旱烟的呛人气味。漫长的治疗期间,她每顿饭都不能放盐,硬生生忍了下来。接连不断的医疗支出让本

的母亲顿时勃然大怒,举起沾满煤灰的火铲,一下、两下……重重打在二哥身上。她打在儿身,疼在心里,说话都带着颤音。可二哥主意已定,再没踏进校门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他是为了缓解家里的窘迫才辍学的。后来他总是“不后悔”,但我知道,母亲为此愧疚了大半辈子。

二哥辍学后,母亲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从小学三年级起,我就在四五里外的学校走读。冬季中午不回家,每天自带干粮。那时家里主食唯有莜面,她却能翻着花样做——今天是筋道的饸饹,明天是整齐的窝窝,后天是加了土豆的傀儡。她还独创了“椽头子饼”,把莜面搓成圆柱切片干烙,酥脆可口,我美其名曰“莜面饼干”。如今回想,舌尖仿佛还能泛起那焦香,暖得人眼眶发酸。

我终于没辜负父母的苦心,成为村里第一个考进大专院校的人,圆了母亲的梦想。

常言道“多子多福”,可我们出生后,母亲却病痛交加。父亲虽身强体壮,但七口之家的负担沉重,有时连温饱都难以保证。母亲积劳成疾,得了俗称“鼓症”的顽疾,腹部冷胀疼痛。那些年,父亲赶着马车带母亲求医问药,已成为乡亲们熟悉又怜悯的景象。家里常年弥漫中药的怪味,混杂着父亲抽旱烟的呛人气味。漫长的治疗期间,她每顿饭都不能放盐,硬生生忍了下来。接连不断的医疗支出让本

节增生,六十岁便拄上单拐,年逾古稀后几乎无法行走。最致命的是七十岁患上冠心病,至她八十三岁去世的十几年间,每天服用三四种药物,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。年事渐高后,每年要住院三次。因血管失去弹性,血液不通畅,常要扎好几针,手背的淤青出院多日才散。每天拔了针,我摸着母亲因输液冰凉的手,常常暗自垂泪。

最终,三年前母亲去逝。去逝前腊月里,听说母亲感冒输了几天液后病情好转,我心里不踏实,赶去探望。母亲一直和衣躺在炕上,坐起需人搀扶,饭也只吃几小口。午饭后,我和二妹立即将她送进县医院。

那时医院床位紧张,母亲被安排在十人病房。入院没几天,同屋一位七十岁的男患者病逝。紧接着母亲也病危了,护士用力掐她额头,留下深痕却无反应,“糟糕!深度昏迷。”从此母亲再未醒来。但我们没有放弃,每天输血清白蛋白,并用上医院新购的呼吸机。看着母亲胸部在机器助力下剧烈起伏,双眼却紧闭,我们无能为力,只能不停地用热毛巾为她擦拭身体降温。

当医生宣布母亲已脑死亡后,我们带她回到了生活了半辈子的小山村。那里藏着她所有的盼头与念想,苦涩的泪水与甜蜜的笑容,藏着如山脉巍峨、似大地广博的母爱。

母亲,我们永远怀念您!